

(69)

著庸金

白馬嘯西風

李文秀忽然間起了自暴自棄的念頭，叫道：「你殺死我了！」縱身又上，不數招，腰間中了一拳，痛得拋下長刀蹲下身來，心中正叫：「我要死了！」忽然身旁呼的一聲，有人撲向瓦耳拉齊。

李文秀在地下一個打滾，回頭看時，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卻原來計老人右手拿着一柄匕首，展開身法，已和瓦耳拉齊鬥在一起。但見計老人身手矯捷，出招如風，竟是絲毫沒有龍鍾老態。

這一次，就饒你的小命。李文秀獨門強敵的局面，左支右絀，登時便落在下風。瓦耳拉齊喝道：「快出來，就饒你的小命。」李文秀眼見自己若撒腿一逃，最多是拉了計老人同走，蘇普等三人非遭毒手不可，當下奮不顧身，拚力抵禦。瓦耳拉齊左手一揚，李文秀向右一閃，那知他這一卸是虛招，右掌跟着疾劈而下，撲的一聲，正中她左肩。李文秀一個跟頭，險些摔倒，心中便如電光般閃過一個念頭：「這一招『聲東擊西』，師父教過我的，怎地忘了？」瓦耳拉齊喝道：「你再不走，我要殺你了！」

拉斐砍去。她跟師父學的是拳腳和流星錘，刀法並未學過，只是此刻四人纏鬥，她鎗法未學的一流之境，一使流星錘，非誤傷了蘇魯克父子不可，只得在拳腳中夾上刀砍，凝神接戰。蘇魯克失了兵刃，瓦耳拉齊以一敵三，仍可上風。

鬥得十餘合，瓦耳拉齊大喝一聲，左拳揮出，正中蘇魯普樑，跟着一腿，踢中了蘇魯克的小腹。蘇魯克父子先後摔倒，再也爬不起來。原來瓦耳拉齊的拳腳中內力深厚，擊中後極難抵擋，蘇魯克雖然悍勇，又是皮肉厚，卻也經受不起。

李文秀忙將流星鎗往地下一擲，縱身而上，接住半空中落下的長刀，刷刷兩刀，向瓦耳路，卻也是剛猛狠辣。只是瓦耳路齊身手靈活之極，蓦地裏飛出一腿，將蘇普手中的長刀踢飛了。

害，我一點也不覺得。」覺民笑着對他底繼續解釋道。

這時覺新同克明從外面進來。

李文秀只看得數招，便知不妙，叫道：「小心！」正欲出手，只聽得碎的一聲，車爾庫右胸已中了一掌，口噴鮮血，直摔出來。蘇魯克父子大驚，一齊拋去手中火把，挺刀上前，

(102)

金巴

秋 春 家

這會兒，房門忽然開了。我們嚇得你們沒有出聲，便放了心。今晚上你們千萬不可再睡得像這樣子，應該隨時提防着。」周氏說話，調子本來很快，這時她接連地說下去沒有一點頓挫，一口氣說了這許多話，話語從她底口裏出來，就像珠子從光滑的石板上滾滾下去，一直到底，滾個不停。

「我素來在夢裡很容易驚醒的，曉得怎樣，昨晚上居然睡得那麼香，外面門得那麼厲害，我一點也不覺得。」覺民笑着對他底繼母解釋道。

這時覺新同克明從外面進來。

說和蓬鬆的頭。地板上鋪了厚氈子，壓裏的東西很凌亂，四張方桌並排地放在屋中央。據那兒晚上她們就睡在桌子下面，用棉被把四邊圍得緊緊的，不透一點風，以為這樣便可以躲避槍彈了。繼母又告訴她們說：昨天晚上三姨和淑英也在這裏睡，因為她們屋後的天井裏落了一個砲彈把牆打穿了一角，所以她們馬上搬出來。

「大概在這三點鐘光景，好像有一顆砲彈飛過你們屋頂，打中了你們底屋脊，接着瓦破了一大堆。少奶奶哭着抱了海兒奔到上房來。我恐怕你們底房裡中了砲子，拚命喊你們，又不敢見客應。外面槍子密得很，沒有一個人敢出去看你們。後來喊囂風出去看，你們底房門緊緊

「要醒也妨，不過不必脫衣服。」賈民這樣阻止覺慧，可是他已經脫了衣服鑽進被窩裏去了。他把棉被蒙著頭，果然槍炮聲就漸漸地模糊起來。

第二天是一個晴天，太陽帶了新的光明從天降升起來，照見這公館依然無恙，只是各處塵地上凌亂地已經鋪了一些瓦片和幾類箱子。屋頂上有幾堆碎瓦，在廂房底屋脊被打落了一角。不過牆角地已經結絲，空氣也變成和平的了。

賈民弟兄到他們底繼母底房裏去，看見三太太張氏和淑英也在那裏，她們帶著疲倦的面

亮了這房間底小部分。覺民把失神的眼光，定在覺慧底蒼白的臉上驚訝地說：「怎麼？你底臉色這樣難看！」

覺慧躺在牀上動也不動，悄然回答道：「你底還不是一樣！」於是兩人對望着，再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。槍彈不停地在屋頂上亂落，大砲在空中怒吼，房屋被震撼得軋軋地響，海臣開始哭起來。

「這樣等待下去是沒有辦法的，我說非睡不可。」覺慧毅然站起來，勇敢地解開衣上的鈕扣。

二〇

這時候怎麼能夠閉眼睛？大砲子隨時都會落下来的。「瑞珥嗚咽地答道：『乖，你不要傷心。要死，也是沒有辦法的事。且看各人底命罷，你一定要應機好。』這時候在隔壁竟把火藥點燃了，登時登！一點豆大的雪花，登！無主地落下来；只覺新勉強做出鎮定的樣子安慰瑞珥。

富 劉  
承接裝修  
油漆 土木工程  
地址: 636 E. 14 Ave  
新電話 879-4389